

心如初情就在

有感于「夏令热线」
沈骏

《新民晚报》在全国地方晚报类中首屈一指。《新民晚报》创办历史悠久,发行量大,影响面广,着眼于“飞入寻常百姓家”,几十年来成为千家万户老百姓茶余饭后的必读,甚至将其视为每日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

1993年开始由《新民晚报》创立的每年一(届)次“夏令热线”,已连续举办了二十九届,深受广大老百姓的欢迎和赞许。实践证明,任何事物只要符合人民群众的意愿和需求,就有其诞生存在的意义和发挥价值的价值,这也是一个社会发展进步的基本规律。“城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在城市治理中,民有所呼,我有所为;民有所想,我有所为,是党根本宗旨的必然要求,是党执政为民的基本要求。媒体报道、媒体评论、媒体监督,是党的监督系统中的重要环节,是社会监督体系中所特有的舆论监督。

一年中有春、夏、秋、冬,为什么要开通“夏令热线”呢?个人理解是,因为夏季高气温、雷暴雨、热环境和台风、汛期等对群众生活造成的问题,往往是易发、多发和频发的季节,群众季节性生活中的急、难、愁事宜都切望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这是对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执政能力和办事效率的检验和测评。由此及彼,也更希望通过“夏令热线”的活动模式来带动在其他时令季节更好地为民服务,更多、更快、更有效地解决老百姓的生活实际问题、切身利益问题,真正实现城市管理在每年各季节、全周期的循环运行中,安全高效、平稳有序,不断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水平,提高群众向往美好生活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我在市政府工作时,有幸先后参加了五届“夏令热线”的开播,深深地感受到群众的热情和期待,深深地从民意中了解到城市管理中的不足和薄弱环节,也深深地启迪自己树立如何从实际出发,从细节着手,以解决问题为评判标准,以制度安排为长治目标的工作理念。从2013年初离开市政府的领导岗位,至今已近九年了,回忆那那时刻,犹如近在眼前。

日前,尽情地翻阅那年夏季、留有岁月痕迹的《新民晚报》,感慨万千。一幕幕历史情景再次映入眼帘,灌注脑海。这既是一种自我再教育,又有那么一种“一届接着一届”承前启后的意义。

综观历史,城市形成和发展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象征。近几十年上海城市日新月异超速发展,更是在党领导下改革开放的标志性成果。人民城市必然是为了人民,以人为本的理念正在渗透到城市治理的各个方面。

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深入研究,全面推进和广泛应用,为城市健康发展和风险防范所进行精细化、网格化管理奠定了基础。“一网通办”“一网统管”等都将为城市管理手段、措施和便民、利民服务进一步带来革命性的变化。必须十分清楚地明白,现代城市尤其是超大城市的发展都面临严峻的挑战,就是如何通过城市的高效治理来规避、防范和管控城市运行中各类风险,这在当今显得更为突出和紧迫。搞好城市治理,造福人民群众,首要因素是人,关键在于各级各类管理者,基础是全民的动员和响应,这在任何时候始终不会改变。时刻牢记“城市是生命体、有机体,要敬畏城市、善待城市,树立‘全周期管理’意识,努力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的要求,切实立足于“城市精神引领”和“文明素养提升”来优化软环境,夯实法治治理基本模式,举办类似“夏令热线”等多种多样形式社会载体,那么城市治理中的一些顽症,尤其是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完全能够在实践中与时俱进地通过科学的、有责任担当的方式和方法去应对、去破解,城市风险管控水平也将随之不断地攀上新台阶。

心如初,情就在。作为城市管理者队伍中的一员,衷心感谢《新民晚报》一直以来对自己从事的工作领域从多角度所给予的关心、支持和帮助。昔日情谊难忘,往事记忆永存。喜欢《新民晚报》,喜欢《新民晚报》举办的“夏令热线”。始终坚信我们的城市一定会让人民群众的生活更加美好!

“唉,这不是我想要的款式!”一个同事拿着动漫玩偶叫道。“这也不是我想要的颜色!”另一个同事拿着另一个玩偶嚷道。对面对办公桌的小同事一边开着快递盒里的盒子,一边兴奋地交流着,语气里充满了遗憾,却夹杂着无限的快乐。

“你们在玩什么呀?”我这个被时代落在后面的中年人充满了好奇。

“盲盒呀!”她们异口同声。我一脸茫然。“就是通过包装看不出物品的款式或者种类,只能在拆开之后才能知道的一种商品……”小同事耐心地给我专业讲解,意欲把我带进时尚。听完,我却突然有种不解风情的想笑的冲动,这不就是商家的随机发货吗?我忍着笑,装作很感兴趣的样子欣赏着她们的成人玩偶,感慨着商家的营销创意,随机发货定然卖不出

价钱,但是冠以新潮流“盲盒”,这价格就日新月异了。我本想洞明世事般地告诉她们商家的真相,后来看见她们津津乐道快乐的样子,立刻觉得我自作聪明了。她们或许要的不是结果,而是开盲盒的过程,要的是那份等待盲盒的期待,以及揭开盲盒谜底悬念的刹那意外。

突然想到平时给低年级孩子上美术课,给他们带一个小盒子或者发一个小信封,猜猜里面是什么。孩子们一个一个都提起神,睁大眼睛,惊奇万分地注视着神秘盒子或信封,这种导入新课,激发学生兴趣的小游戏大概就是契合了“盲盒”的异曲同工之效应吧,只不过盲盒是年轻成人的一种快乐游戏。其实生活本身就是一个盲

盒。未来是好是坏,带给我们的是悲是欣,都不得而知。但如果以开盲盒的心态去面对,那份期待就无疑是一份美妙的体验。可能开启的是一份满意或得意,也有可能开启的是一份失望甚至绝望,但是如果我们都像玩盲盒一样去津津乐道,去看待得失,那么无论结果如何,我们开启的就会是一份快乐,至少也会是一份坦然。

记得儿子刚开始认识万物的时候,我问他眼睛是用来干什么的?他说眼睛是用来看的。我问他耳朵是用来干什么的?他告诉我用来听的。后来我问他眉毛呢?他也不想,冲着我笑眯眯地说:“是用来高兴的!”我诧异地问为什么呢?他一边把胖嘟嘟的小手比画着眉毛,

一边说:“因为眉毛是弯弯的。”我突然觉得小孩似乎都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禅悟天机的灵气与能力。我本想告诉他眉毛是用来表达情感,是用来喜怒哀乐的,但他的回答让我觉得更深刻,更符合生活的本意。在起伏伏的红尘里,我们不要横眉冷对,更不必竖眉怒对,因为上天赐予我们的眉毛,本身是带着笑意的,它是弯弯的。

人的一辈子,按一百岁来算,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也只有三千六百六十六天,按八十岁来算,又少了七千三百天,按七十岁来算,只有两万五千多天了,再算算已去的日子,其实并不是一个漫长的岁月。倘若能以开盲盒的心态去面对未来,我想我们就会多一份快乐的期待。不管这份期待里生活给予我们怎样的谜底,我们都会从盲盒的快乐里修炼到宠辱不惊,心平气和,还有那份“也无风雨也无晴”的从容气度。



边看边聊

读书不求甚解,往往会出错。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常熟钱谦益与嘉定李流芳进京会试不第归来,于山东滕县驿道途中“贲酒看花”,这“贲酒”曾被理解为“赊欠”,看到“贲酒德州”句,我才对“贲酒”之意有了别样想法:难道身为江宁织造的皇商曹寅在离京南行不几天的路上就断了盘缠吗?此时始想到对“贲”字求其甚解,查阅手头的工具书。

从小部头到大部头,从常用到稀用、从今到古。先看《新华字典》(2011年第11版),对“贲”解释有三,一是出赁,出借;二是赊欠;三是宽纵,赦免。再看《现代汉语词典》(2012年第6版)释“贲”,前三项与上述《新华字典》同,第四项是“姓”。查看《辞海》(1999年版缩印本)释“贲”:一是租借,赊欠;二是通“赦”,赦免;三是古地名。

“贲”一词颇多,其中有赊欠意,有以物交换或抵押意,有买意。汉刘季当年穷困之时向王媪、武负“贲酒”,定是赊欠酒资无疑;《西京杂记》写司马相如与卓文君在成都“居贫愁薄,以所着鹑裘就市人阳昌贲酒”,其“贲酒”则是以衣交换或抵押;钱谦益、李流芳和曹寅“贲酒”,当是买酒了。何以文士买酒却言“贲酒”?刘季贲酒,时未发

有三例。再看《汉语大字典》(1992年版缩印本),释义有“抵押”和“买”项,各有示例。看来曹寅“德州贲酒”还没有到囊中无钱的地步,钱谦益与李流芳在滕县也非赊欠酒资了。为进一步求解,不妨

对“贲”继续往前追看。先看民国初年编成的《中华大字典》,“贲”释有五:贷也;赊也;赦也;宽纵也;缓也。不见“买”意。再看《说文解字注》,许慎说“贲,贷也。”段玉裁注:“《泉府》以‘凡赊者’与‘凡民之贷者’对言,然则赊与贷有别。赊,贲也,若今人云赊是也。贷,借也;若今人云借是也。”此处以字解字,“赊”就是“贲”。看许慎说“赊:贲买也”。段注:“贲买者,在彼为贲,在我则为赊也。”“赊”就是“贲买”,也就是先拿货而缓付款。清代敦诚《赠曹雪芹》诗“举家食粥酒长赊”,此“赊”就是“贲买”,赊欠之意。

古诗文中使用“贲酒”一词颇多,其中有赊欠意,有以物交换或抵押意,有买意。汉刘季当年穷困之时向王媪、武负“贲酒”,定是赊欠酒资无疑;《西京杂记》写司马相如与卓文君在成都“居贫愁薄,以所着鹑裘就市人阳昌贲酒”,其“贲酒”则是以衣交换或抵押;钱谦益、李流芳和曹寅“贲酒”,当是买酒了。何以文士买酒却言“贲酒”?刘季贲酒,时未发

迹,乃酒徒赊欠之事,不值一提。司马、卓氏贲酒,是以衣换酒还是抵押现已无从考证,然李白在《白头吟》《怨歌行》中就明言“鹑裘裘在锦屏上,自君一挂无由披”“鹑裘换美酒”;再从“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貂裘换酒也豪爽”名句来看,文士们对此“贲酒”常理解为换酒。司马、卓氏文雅人也,以衣换酒之事也雅,故后人多喜而化用之。古人有“义”与“利”之说,文士当然要多想的是义,若多想的是利,是钱那书就白读了,因而古代有清高之人视钱为“阿堵物”,以此“物”换酒替代“买”字,也是一种雅意借用。元代王冕诗句“囊无贲酒钱”,虽直言钱事,亦有换酒之意在,若直解为囊中无钱买酒,其句便俗,语言艺术也就不见了。

老家的房子门窗都是木头做的,日晒夜露容易干枯开裂,所以父亲每年都要在门窗上抹一层桐油。以前我有些不解,这么枯燥繁琐的事,父亲为啥乐此不疲呢?

秋高气爽的日子,父亲到镇上拷回一大桶桐油。接着进行大扫除,用布头先干后湿地将门窗擦干净,不留一点灰尘。晾两天,待门窗彻底干透后就可以正式抹桐油了。父亲换上旧衣裤、戴上凉帽,将桶里深咖色的桐油倒一些到小钵头里,再选一块柔软吸水性好的布头蘸上桐油,爬高摸低地对每一扇门窗都抹上桐油。说是抹,却并不是抹过算过,而是来回反复涂抹,保证门窗的正面、背面、侧面都面面俱到,不过一寸地方。父亲说,抹桐油需要耐心,只有重复多遍,桐油才会充分渗入,也只有每一个面都涂抹到位,才能全面保护门窗。

我家的房子建于上世纪90年代初,前后分三次,历时数年才完成了楼房的建造和装修。每一次都花光了父母的积蓄,随后又重新出发,勤勤恳恳、省吃俭用地积攒造房子的钱,等到又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就接着动工建设,从一层变成了二层、三层楼。在当年,我家是小队里第一家造起三层楼的,也是小队里的最高点。楼层多,门窗也多,工作量就增加了。而且每登上一层楼,抹桐油的难度也会随之增加。特别是站在三楼窗台上时,往下看要有十多米的高度,有恐高症的人是不敢站上去的。那时父亲还年轻,能灵巧地上窗台,一手抓牢窗框,一手探出窗外来回涂抹。每当此时,父亲就让我在一旁打下手,递换重新蘸上桐油的抹布。站在高处的父亲,曾意气风发地对我说,三层楼到底高,四野里的风无遮无拦地吹过来,像喝汽水一样凉爽,往北远眺还能隐约看得见见山哩。

从下到上每一扇门窗抹好了桐油后,整幢大楼面貌焕然一新,远远地看过来,愈加显得高大挺拔。有了桐油滋润的门窗,可保一年内雨水打不湿,日头晒不枯,走到大楼近前,还能闻到木头门窗上桐油特有的香味来。一晃三十余年过去了,这些年父亲老了,脚劲大不如前,再不能爬高站在三楼窗台上抹桐油了。我也尝试着替代父亲抹过几次桐油,站在高处双腿要用劲才能站稳,更要高举手臂才能够到窗框的最边沿,体味到这是一项很辛劳也颇有挑战的活。如今村里不少人家改装了铝合金门窗,抹桐油的人家日渐稀少,镇上的杂货店也早已不卖桐油了。老家的房子也走进了拆迁的行列,父亲很是不舍,摸着门窗说,多好的木料呀,桐油抹一抹,还像新的一样。

人到中年后深知打拼不易,渐渐明白了,父亲为啥那么不厌其烦地抹桐油。因为这三层楼房是父母抛洒汗水一砖一瓦奋斗出来的,是劳动结出的硕果,辛苦之外,更多的是内心的骄傲。在父亲眼里,给门窗抹桐油好比是擦拭心爱的物件,心里美滋滋的,又怎么会觉得枯燥繁琐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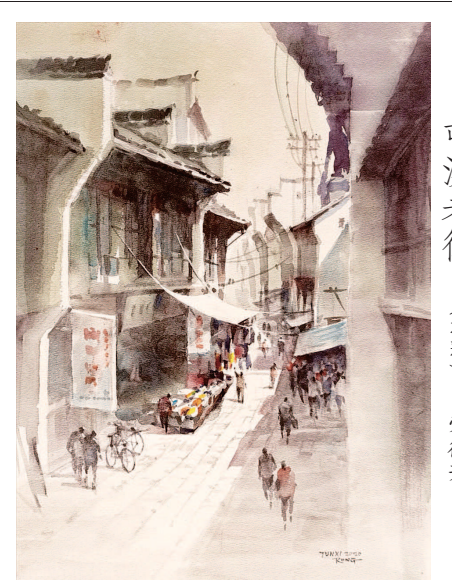
抹桐油

张勤

我家的房子建于上世纪90年代初,前后分三次,历时数年才完成了楼房的建造和装修。每一次都花光了父母的积蓄,随后又重新出发,勤勤恳恳、省吃俭用地积攒造房子的钱,等到又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就接着动工建设,从一层变成了二层、三层楼。在当年,我家是小队里第一家造起三层楼的,也是小队里的最高点。楼层多,门窗也多,工作量就增加了。而且每登上一层楼,抹桐油的难度也会随之增加。特别是站在三楼窗台上时,往下看要有十多米的高度,有恐高症的人是不敢站上去的。那时父亲还年轻,能灵巧地上窗台,一手抓牢窗框,一手探出窗外来回涂抹。每当此时,父亲就让我在一旁打下手,递换重新蘸上桐油的抹布。站在高处的父亲,曾意气风发地对我说,三层楼到底高,四野里的风无遮无拦地吹过来,像喝汽水一样凉爽,往北远眺还能隐约看得见见山哩。

从下到上每一扇门窗抹好了桐油后,整幢大楼面貌焕然一新,远远地看过来,愈加显得高大挺拔。有了桐油滋润的门窗,可保一年内雨水打不湿,日头晒不枯,走到大楼近前,还能闻到木头门窗上桐油特有的香味来。一晃三十余年过去了,这些年父亲老了,脚劲大不如前,再不能爬高站在三楼窗台上抹桐油了。我也尝试着替代父亲抹过几次桐油,站在高处双腿要用劲才能站稳,更要高举手臂才能够到窗框的最边沿,体味到这是一项很辛劳也颇有挑战的活。如今村里不少人家改装了铝合金门窗,抹桐油的人家日渐稀少,镇上的杂货店也早已不卖桐油了。老家的房子也走进了拆迁的行列,父亲很是不舍,摸着门窗说,多好的木料呀,桐油抹一抹,还像新的一样。

人到中年后深知打拼不易,渐渐明白了,父亲为啥那么不厌其烦地抹桐油。因为这三层楼房是父母抛洒汗水一砖一瓦奋斗出来的,是劳动结出的硕果,辛苦之外,更多的是内心的骄傲。在父亲眼里,给门窗抹桐油好比是擦拭心爱的物件,心里美滋滋的,又怎么会觉得枯燥繁琐呢?



屯溪老街 (水彩) 荣德芳

几年前我去川西旅游,经过了当年红军长征时走过的一段路。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路,在川西一带还保存着不少纪念物。马尔康路上的两河口,有纪念红军长征途中开会的两河口会议纪念馆,山坳里耸立着一座汉白玉碑塔,丰碑塔上缀着一颗鲜红的五角星,蓝天白云分外醒目。从公路行驶的大巴窗外老远就能看到。同游者里有五六位旅伴,是1965年就随上海支内去“四川三线”的退休老工人。他们在川奋斗了二十九年,把美好的青春献给内地的工业建设。退休后回上海,这次应成都籍的老同事之邀,重返川西作故地游。卓克基

的嘉诚藏族文化旅游区,以介绍嘉诚藏族文化和红军历史著称,是重要的保护区。卓克基土司官寨建于乾隆年间,长征途中,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率红军部队曾在这里停留,召开过“卓克基会议”,还发表了为藏民谋福利的《告康藏西番民众书》。土司的府邸外观美轮美奂,内部的结构玄秘莫测,很值得游人驻足。老师傅们一面惊呼一面连掀相机快门:阿拉在四川生活几十年,哪能没听说过此地?山清水绿的官寨外,有条清澈的河流潺潺淌过,河上架了座水泥桥,桥栏上用红漆书写着

三个大字——红军桥。这是当年红军长征路过此地时,为过河不便的藏民百姓修建的。八十多年过去了,这座桥还在。如今,当地政府又重新进行了加固翻修,并立了碑石。碑的正面刻上“红军桥”三个朱漆大字,后面是满满的汉字与藏文并刻的碑文。“喝水不忘掘井人”,红军为藏民造福的伟绩,朴实的藏胞对红军的感恩,将世代相传。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她的历史意义与日月同辉。在红军长征走过的地方,瞻仰有树碑立传的纪念物,对我们

后人来说,是接受一场庄严神圣的心灵洗礼。我瞻仰过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人英雄纪念碑,也瞻仰过莫斯科红场的无名烈士纪念碑,那里有年轻英俊的卫兵终日持枪值守,纪念碑前鲜花四季不败,气氛庄严肃穆。虽然过去多年,却难忘那些震撼灵魂的场景。中华民族史,是一部血战前行的悲壮史,时空产生的变化,不能阻断、更不能冲淡后人对于祖国、为民族、为人类的和平自由而捐躯的先烈们的怀念。记得有位外国诗人写下的美丽诗句:“通往纪念碑前的石径不会荒芜”,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经过的沿途,鲜花会永远盛放。

七夕会

七夕会